

說

苑

冊三

2382
722j1
F3

420332

成都工學院圖書館
基本館藏



說苑卷第十一

善說

孫卿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持之譬稱以諭之分別以明之歡欣憤滿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傳曰唯君子爲能貴其所貴也詩云無易由言無曰苟矣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說之不行言之不從者其辯之不明也旣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旣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辯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於人之心如此而說不行者天下未嘗聞也此之謂善說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

之繹矣民之莫矣夫辭者人之所以自通也主父偃曰人而無辭安所用之昔子產脩其辭而趙武致其敬王孫滿明其言而楚莊以慚蘇秦行其說而六國以安蒯通陳說而身得以全夫辭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國全性者也故辭不可不脩而說不可不善

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自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與王地則王奈何故不若與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强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

吳人入荆召陳懷公懷公召國人曰欲與荆者左
欲與吳者右逢滑當公而進曰吳未有福荆未有
禍公曰國勝君出非禍而奚對曰小國有是猶復
而況大國乎楚雖無德亦不斬艾其民吳日弊兵
暴骨如莽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荆也禍之適
吳何日之有陳侯從之

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
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
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
內政委焉外事斷焉驅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
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
唯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
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

王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
閭丘先生不拜王曰父老以爲少耶謂左右復賜
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閭丘先生又不拜王曰拜
者去不拜者前曰寡人今日來觀父老幸而勞之
故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先生獨不拜寡人自
以爲少故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先生又獨不
拜寡人得無有過乎閭丘先生對曰惟聞大王來
遊所以爲勞大王望得壽於大王望得富於大王
望得貴於大王王曰天殺生有時非寡人所得與
也無以壽先生倉廩雖實以備災害無以富先生
大官無缺小官卑賤無以貴先生閭丘先生對曰
此非人臣所敢望也願大王選良富家子有修行
者以爲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少可以得壽焉春秋

冬夏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願大王出令令少者敬長長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以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田不租然則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人臣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願請先生爲相

孝武皇帝時汾陰得寶鼎而獻之於甘泉宮羣臣賀上壽曰陛下得周鼎侍中虞丘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曰朕得周鼎羣臣皆以爲周鼎而壽王獨以爲非何也壽王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對曰臣壽王安敢無說臣聞夫周德始產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大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洞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

六合和同至陛下之身逾盛天瑞並至徵祥畢見
 昔始皇帝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昭有德寶
 鼎自至此天之所以予漢乃漢鼎非周鼎也上曰
 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虞丘壽王黃金十斤
 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草茅
 臣東郭民祖朝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使出告
 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尙何與焉祖朝對
 曰大王獨不聞古之將曰桓司馬者朝朝其君舉
 而晏御呼車驂亦呼車御肘其驂曰子何越云爲
 乎何爲藉呼車驂謂其御曰當呼者呼乃吾事也
 子當御正子之轡銜耳子今不正轡銜使馬卒然
 驚妄轢道中行人必逢大敵下車免劍涉血履肝
 者固番事也子寧能辟子之轡下佐我乎其禍亦

及吾身與有深憂吾安得無呼車乎今大王曰食肉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尙何與焉設使食肉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之藿食者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與其禍亦及臣之身臣與其憂深臣安得無與國家之計乎獻公召而見之三日與語無復憂者乃立以爲師也

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言矣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生言事則直言耳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則諭乎王曰未諭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爲弦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諭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王曰

善

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而不見用故客反謂孟嘗君曰君之寄臣也三年而不見用不知臣之罪也君之過也孟嘗君曰寡人聞之縷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夫子之材必薄矣尙何怨乎寡人哉客曰不然臣聞周氏之譽韓氏之盧天下疾狗也見菟而指屬則無失菟矣望見而放狗也則累世不能得菟矣狗非不能屬之者罪也孟嘗君曰不然昔華舟杞梁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爲之崩城爲之阨君子誠能刑於內則物應於外矣夫土壤且可爲患況有食穀之君乎客曰不然臣見鷦鷯巢於葦苕著之髮毛建宅女工不能爲也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

荅折卵破子死者何也其所託者使然也且夫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燻也臣未嘗見稷狐見攻社鼠見燻也何則所託者然也於是孟嘗君復屬之齊齊王使爲相

陳子說梁王梁王說而疑之曰子何爲去陳侯之國而教小國之孤於此乎陳子曰夫善亦有道而遇亦有時昔傳說衣褐帶劍而築於柝傳之城武丁夕夢旦得之時王也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顧見桓公得之時霸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人虜穆公得之時強也論若三子之行未得爲孔子駿徒也今孔子經營天下南有陳蔡之阨而北干景公二坐而五立未嘗離也孔子之時不行而景公之時怠也以孔子之聖不能以時行說

之怠亦獨能如之何乎

林既衣韋衣而朝齊景公齊景公曰此君子之服也小人之服也林既逡巡而作色曰夫服事何足以端士行乎昔者荆爲長劍危冠令尹子西出焉齊短衣而遂僕之冠管仲隰朋出焉越文身剪髮范蠡大夫種出焉西戎左衽而椎結由余亦出焉卽如君言衣狗裘者當犬吠衣羊裘者當羊鳴且君衣狐裘而朝意者得無爲變乎景公曰子真爲勇悍矣今未嘗見子之奇辯也一鄰之鬪也千乘之勝也林既曰不知君之所謂者何也夫登高臨危而目不眴而足不陵者此工匠之勇悍也入深淵刺蛟龍抱鼃鼃而出者此漁夫之勇悍也入深山刺虎豹抱熊羆而出者此獵夫之勇悍也不難

斷頭裂腹暴骨流血中野者此武士之勇悍也今臣居廣廷作色端辯以犯主君之怒前雖有乘軒之賞未爲之動也後雖有斧質之威未爲之恐也此旣之所以爲勇悍也

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不釂者浮以大白文侯飲而不盡釂公乘不仁舉白浮君君視而不應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公乘不仁曰周書曰前車覆後車戒蓋言其危爲人臣者不易爲君亦不易今君已設令令不行可乎君曰善舉白而飲飲畢曰以公勝不仁爲上客

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劍履縞烏立於遊水之上大夫擁鍾錘縣令執桴號令呼誰能渡王者於是也楚大夫莊辛過而說之遂造託而拜謁

起立曰臣願把君之手其可乎襄成君忿作色而
不言莊辛遷延沓手而稱曰君獨不聞夫鄂君子
皙之汎舟於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極蕭茫張
翠蓋而擣犀尾班麗袿衽會鍾鼓之音畢榜枻越
人擁楫而歌歌辭曰濫兮抃草濫予昌桓澤予昌
州州鋹州焉乎秦胥胥縵予乎昭澶秦踰滲悌隨
河湖鄂君子皙曰吾不知越歌子試爲我楚說之
於是乃召越譯乃楚說之曰今夕何夕兮搴中洲
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
詬恥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
枝心說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子皙乃擣脩袂行
而擁之舉繡被而履之鄂君子皙親楚王母弟也
官爲令尹爵爲執珪一榜枻越人猶得交歡盡意

焉今君何以踰於鄂君子皙臣何以獨不若榜枻
之人願把君之手其不可何也襄成君乃奉手而
進之曰吾少之時亦嘗以色稱於長者矣未嘗遇
僂如此之卒也自今以後願以壯少之禮謹受命
雍門子周以琴見乎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
亦能令文悲乎雍門子周曰臣何獨能令足下悲
哉臣之所能令悲者有先貴而後賤先富而後貧
者也不若身材高妙適遭暴亂無道之主妄加不
道之理焉不若處勢隱絕不及四鄰訕折儻厭襲
於窮巷無所告愬不若交歡相愛無怨而生離遠
赴絕國無復相見之時不若少失二親兄弟別離
家室不足憂蹙盈匱當是之時也固不可以聞飛
鳥疾風之聲窮窮焉固無樂已凡若是者臣一爲

之徽膠援琴而長太息則流涕沾衿矣今若足下
千乘之君也居則廣廈邃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
侏儒處前迭進而詔諛燕則鬪象棋而舞鄭女激
楚之切風練色以淫目流聲以虞耳水遊則連方
舟載羽旗鼓吹乎不測之淵野遊則馳騁弋獵乎
平原廣囿格猛獸入則撞鍾擊鼓乎深宮之中方
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忘死與生雖有善鼓
琴者固未能令足下悲也孟嘗君曰否否文固以
爲不然雍門子周曰然臣之所爲足下悲者一事
也夫聲敵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之約南面而
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則橫從成則
楚王橫成則秦帝楚王秦帝必報讎於薛矣夫以
秦楚之強而報讎於弱薛譬之猶摩蕭斧而伐朝

菌也必不留行矣天下有識之士無不爲足下寒
心酸鼻者千秋萬歲之後廟堂必不血食矣高臺
旣以壞曲池旣以漸墳墓旣以下而青廷矣嬰兒
豎子樵採薪蕘者躑躅其足而歌其上衆人見之
無不愀焉爲足下悲之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可
使若此乎於是孟嘗君泫然泣涕承睫而未殞雍
門子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微揮羽角切終而
成曲孟嘗君涕浪汗增欷而就之曰先生之鼓琴
令文立若破國亡邑之人也

蘧伯玉使至楚逢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接草而
待曰敢問上客將何之蘧伯玉爲之軾車公子皙
曰吾聞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
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身耶蘧伯玉曰謹受命蘧

伯玉見楚王使事畢坐談語從容言至於士楚王曰何國最多士蘧伯玉曰楚最多士楚王大悅蘧伯玉曰楚最多士而楚不能用王造然曰是何言也蘧伯玉曰伍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吳受而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伍子胥生於楚吳善用之黥劓黃生於楚走之晉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民不妄得城郭不閉國無盜賊黃生於楚而晉善用之今者臣之來逢公子皙濮水之上辭言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身耶又不知公子皙將何治也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使二乘追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還重於楚蘧伯玉之力也故詩曰誰能烹魚溉之釜鷺孰將西歸懷之好音此之謂也物之相得固